

钱眼识人

曼神的决心

张曼玉人称曼神，最近出现在上海某品牌的周年活动上，可想而知引起的波澜多么让人神往，当然赞美也完全在意料之中，比如女神气质，比如状态松弛等等，这些我完全同意。

但要对她出来演戏还抱有什么幻想，我觉得就大可不必了。想起在《繁花》小说里的一句话：曾经的时代，已经永决，人生是一次荒凉旅行。

如果张曼玉今天还在演戏，只能努力维系某种人设或者套路，旁人不好意思说不好，但暗地里恐怕也觉得意思不大，没有一个演员能够持续给角色，给观众新鲜感，相提并论的梁朝伟也做不到，这是残酷的自然规律。影后惠英红其实是中年之后，接近晚年时才迎来事业高峰，但她现在的表现就属于好学生的复刻作业，《血观音》之后的母亲形象似乎放在不少类型片里都成立，她已经不是在演电影，而是在维持惯性。张曼玉抽身而退是需要极大的悟性和决断力选择让传奇的尾巴是省略号，而不是句号，更不是问号。

张曼玉的表演差不多是70、80两代观众要

誓死捍卫的荣誉和价值，如果它以初见的形式给短视频一代看，感觉风评可能会截然不同，就像周迅的古装大戏。这不是对错的问题，也不是品味高低的问题，而是时机的问题。我至今觉得周迅在宫廷古装大戏里的表演在技术层面真的是很高的维度了，它所谓的崩塌仅仅是被晾晒在解构盛行的社交平台里。回到曼神，她很多角色的精神内核并不符合当下女性主义的要义，是残缺的，是模糊的，是犹豫不决的，是“恋爱脑”，是无法为自己的生命和人格做主的，比如《花样年华》，比如《东邪西毒》，比如《阮玲玉》等等。怒其不争，会让今天部分观众“迁怒”于演员的表演，你太弱了，你没有展示出人性独立自主自强的价值，你何为女人。

最经常被提起的是陈可辛的《甜蜜蜜》，李翘在当下的价值观审视下并不名誉、体面，她当然是一个为了生存而选择向男性妥协的务实女性，她绝对是随波逐流的，这不是她的错，而是时代使然。张曼玉本人曾经解释《花样年华》结尾为何要放一些新闻片的素材，说就像在调整

远镜的焦距，一男一女的故事放在人类历史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张曼玉的好演技在表现人面对洪流的无助、无奈绝对是一把好手，但是要让地去表现大女主的智慧与果敢，就会显得尴尬。《宋家王朝》虽然让她还是拿了金像奖影后，但我一直觉得这是评委给面子，她在片中的表现当然比不上邬君梅饰演的宋美龄。我采访过邬君梅，她回忆在片场中张曼玉其实是很敏感和紧张的，宋美龄有弹钢琴的戏份，张曼玉就要加上其他乐器的表演。我的理解是曼神在这个角色上是不太自信的，她并不能理解时代大女人的灵魂应该怎么长。就像周迅没办法理解一个女人除了最关心爱情，还应该关心什么呢。这真的是时代造成的认知差。

张曼玉的去意恰到好处，也是所有呼吸短暂屏住之后一声必然的美丽喟叹。

钱德勒
媒体人

花言峭语

通往小宇宙的唯一道路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前，与之相关的赔率榜又成为讨论的焦点，从残雪到斯蒂芬·金，这张赔率榜上有很多读者的老熟人，但最后的结果却让人意外，获奖者是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奖理由是她“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她也由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更是近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亚洲女作家。

韩江的作品，这几年在国际文坛的呼声很高，书的销量很高，收获的评价也很好，加上韩国文学影视和流行文化，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一起发力，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文艺创造小宇宙。影视业就不说了，光是在小说领域，就有孔枝泳的《熔炉》、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申京淑的《寻找母亲》、崔恩荣的《明亮的夜晚》等作品，进入大众视野，甚至成为社会的话题中心和关注焦点，所以，韩江获奖，也不算意外。诺贝尔文学奖，很多时候，不只是颁给一两作家，也是颁给她们身后的创作群体，以及一个时期的创作图景。

韩江的书也有中译本，在豆瓣上能看到条目的有七本，其中的《素食者》和《植物妻子》，想读和评价人数都相当高，《素食者》也曾登上豆瓣的多个榜单以及年度榜单。不过，对于有一定阅读积累的读者来说，这些作品的文学水准，和它所获得的赞誉以及奖项之间，是有一个断裂

带存在的。这给它带来了争议，但在争议出现的同时，她作品的主题，又让读者无法在文学创作层面上进行讨论。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看起来是个犀利的选择，但也经过了方方面面的考量。

在我看来，能达到韩江创作水准的中国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数量不会少，很多比她年轻的女作家，创作水准并不比她差，甚至要高很多。但如果加上其他的考量，比如题材的相对集中，作品的政治表达，话语方式的犀利程度，以及作为创作群体，在国际上的集体呈现，以及题材的相对集中，韩国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就胜出一筹。

结合这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也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也在力求年轻化和政治浅显化，而且政治表达不光正确就完了，对表达者的身份是有要求的，就是必须是年轻人来表达。65岁以上的作家，以后应该不太可能获奖了。

不过，不管谁呼声高，谁获奖，中国读者不得不尴尬地发现，赔率表上的作家，大部分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就连获奖者，也常常在冷门之列。他们的作品，多数都有引进，有译介，但读者都不了解。比如，前年的文学奖，安妮·艾尔诺获奖，媒体做直播，却尴尬地发现，很多能出镜做直播的作家或者译者，也都没读过她的作品。其实，就连赔率榜上的熟面孔，对于

大众来说，也是陌生人，用《我爱我家》中宋丹丹扮演的和平女士的话说：“又是让我闻所未闻闻所未闻的我听闻的”。所以，很多人只好人云亦云，只好随大流，所谓的争议，所谓的评价的落差，都掀不起多少波澜。

所以，跟最终的获奖名单比起来，倒是赔率表更值得琢磨。获奖与否，要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地理、政治、性别，等等，如果要无厘头一下，可能也不排除星座因素。现代社会，不论作家，还是文学奖，更像个传播综合体，不能完全当做文学价值评分表。谁就更好？谁就更差？获奖的就好，不获奖的就略差？但我们在面对这样一张名单和书单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阅读基底，有没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能否构建自己的宇宙，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样的能力，还是得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之上。

把赔率榜，以及由赔率榜延伸出来的讨论，变成阅读书单，不失为更好的选择。尽管是在文学艺术都在衰落的当下，打造自己的主心骨，建立自己的识见，拥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在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最重要的事。而阅读是通往这个主心骨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道路。

韩松落
作家

情人看剑

大爷与少爷，都是独醒人

国庆档期有两部电影市场表现欠佳，葛优主演的《爆款好人》与徐浩峰导演的《门前宝地》，多少叫人惋惜。后一部已从影院转战流媒体，也因此惹来更多弹幕议论，比如“越严肃越搞笑”，甚至演绎出模仿主演向佐托鼻的不少短视频，目测还不至于陷入全民狂欢的境地，一个梗玩一阵，大伙也就散了。

这两部电影都在讲面对时代变化，一个人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有些严肃的议题，剧中人其实也是在座各位，是该应时而动，随风起舞，还是会退回角落，偏安一隅，其实各有答案。《爆款好人》里的葛优，一位北京的哥，偶因一次事故成为维权达人，忽然就被推向热闹沸腾的短视频与网络直播的新世界——之所以没强调这部电影是宁浩作品，是因为葛大爷的一贯人设在电影里没有太大改变，极可能是为他量身打造，而非让他来改头换面适应新角色。所以如你所见，还是那个葛大爷，还是群众所熟知的做派腔调，电影里

的他不过是遭遇了新问题，衍生了新故事。

在《门前宝地》里，时代剧烈动荡，片中向佐的父亲把他赶出武林，去银行上班，这当然是为他好：新旧交替之时，一介武夫能有何为，乖乖去新世界里重头再来吧，相当于演一出“末世少爷之重生”。但这个少年偏偏不服，非要杀回来夺回自己本该得到的一切，于是从头到尾杀红了眼。葛优与向佐饰演的这两个人物，一老一少，一个进攻一个防守，恰成对此，但是无论怎样的抉择，他们都必须先过自己那道坎，这是人物的可贵之处，也是两部电影的精气神所在。

当规矩已不成规矩，当过去的三观要被全盘改写，主人公或慌张或徘徊，屡屡碰壁，因此产生喜剧效果，这是剧力与看点所在。在《爆款好人》里，葛优因流量成名，却也被流量抛弃，过山车一样的经历，直至剧情高潮处，逼得他临阵脱逃，其实他也在重新锚定坐标，最终的人生姿态由进攻改为防守，进而拂衣而去，重获内心平静。《门前

宝地》里的向佐，有优渥家世，也有甜美娇妻，还是要闯回武林世界，硬桥硬马一招一式打回去——有那样的教养与信条，必然有那样的抉择，这是他的从一而终。演员演出了一个楞头小子的血气，且贯穿始终，一如他始终紧绷的面部表情。这样的执拗看起来多少有些可笑，但是没办法，这就是他的一口气。

其实，当面对时代变化需要做出抉择时，他们已是局外人。因为摇摇不定之时，大多数人早已汇成时代潮流，个人进退看起来已经没那么重要。“劝君莫作独醒人”，前辈先贤早已一再提醒，《爆款好人》里的葛优也好，《门前宝地》里的向佐也罢，之所以显得有些可笑，多少因为他们成了清醒者或逆行者，“跟不上这时代大胆与放纵”。

长风新
媒体人

早闻狄声

“打星”向佐

挤眉弄眼、单指摸鼻梁、冷不丁地抽自己一耳光……长假结束后，《门前宝地》以一种特别的姿态在网络走红。花式模仿男主角向佐在片中的尴尬表演，成为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密码。

不可思议，明明徐浩峰还是那个徐浩峰，向佐愣是以一己之力把功夫片变成了喜剧片。每次观众想要进入所谓武行的氛围与规矩，向佐看似严肃端正却又极其用力夸张的表现，都会瞬间把人带离现场。

站在偏爱徐浩峰电影的影迷立场，这部电影给人的观感实在割裂。一方面，它一脉相承地传递了徐浩峰对武行与江湖规则的痴迷。以沈家武馆为代表的天津武行，如何坚守繁复的内部规则，如何应对新的变革，不同性格的武行人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依然是作品中最叫人着迷、最值得反复回味的地方。同时，戏中也不乏好看的打戏，尤其是舞蹈出身的唐诗逸，动作灵活，拳意森森，眼神亦是充满了倔强的生命力。

相比之下，立志要继承家学成为“打星”的向佐，却时不时流露出笨拙和僵硬之感。如今被网友拿来取笑的几场打戏，几乎都是在不自觉间被他打出了街头大妈互掐的节奏。而参加刘畊宏健身直播的画面，更是进一步证明，一直把“功夫”挂在嘴边的向佐，很可能是个事倍功半的“武学后进生”，每一次他紧绷肌肉、用力动作，都更加凸显了姿态的扭曲、肢体的不协调。

向佐的武戏难看，文戏更是不能看。诚然徐浩峰电影向来有拿腔拿调、故弄玄虚的台词和情节，然而遇上会演戏的廖凡，一个眼神已经千言万语，够玄乎才让人想琢磨。可到了向佐这里，观众能看到的只有疑惑：他在做什么？他想表达什么？

讽刺的是，戏里向佐扮演的沈岸，是掌门的长子，他赌上自己在银行工作的平淡生活，执意要与师兄决斗。这既是出于武行的规矩，也是为了维系个人的骄傲与尊严。为此，看似单枪匹马的他，身后依然有老派武行人的相助，连他的对手都要在大决战后幡然醒悟，以打斗助他开悟。对比现实生活中的向佐和他的家族，何尝不是为了维系骄傲与尊严，一次次用大投资请来名动影坛的好导演、好演员，执拗打造出一部票房惨烈、口碑崩塌的“大男主”电影。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无视创作规律的态度，早已决定了向佐难以赢得观众的信任——越努力越是洋相百出，越是“辅佐”越是“扶不起来”。

不如离去，沈岸在《门前宝地》的结局，大概也是“打工人”徐浩峰对向佐的祝福吧。

唐原狄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